

蔡素芬《台北車站》

◎茅怡真

驛站的行人匆匆走過，卻總忘記駐足，回顧時，倏然發現曾經是旅人過客，有天竟在同一個地方變成歸鄉遊子。

本書的九個短篇故事裡，有變遷的都會場景，有追求夢想的迷惘，有熟齡後的感慨，也有自我解嘲式的覺悟。故事的呈現，調性和緩，沒有太大的起伏或驚異，就像一個每天見面的鄰居、同事、親人，很自然的在你眼前走過，他（她）可能是

一個壓模工廠的科長、一個帶團的導遊、一個擁有兩個孩子的職業婦女、一個想找房客的鰥夫，你不太會去介入他們在表象以外的世界；他們的生命可能正經歷一段心情的轉變，在生活上激起一陣漣漪，但在漣漪過後，隨即又迅速回到步調一成不變的生活中。

這就是我們見到平凡再平凡不過的人們了。平凡的人物、平凡的境遇，卻在作者細膩的筆觸下，被勾勒出深深的烙印。

作者把每一個平凡人物所歷經的「漣漪事件」，與城市的變遷微妙的連結起來，無論是來自年齡的成長、社會的現實、人事的離合，讓文中的主角在一個沒有預期的邂逅中，從一成不變的生活裡驚醒了一下。最後，大部份的故事都留下了一個仍有發展空間的結局，讓讀者意猶未盡的期待「續集」。而作者對整體故事情節描述的輕盈，正如微風拂過水面，只有漣漪而非波瀾，使讀者即使在看完結局後，自己臆測故事「接下來可能」時，都不致會有太沉重的負擔。

各篇特色中，陳述女性在進入城市叢林後，再回到原點的沉澱，以及走入婚姻後，成為「漸凍人」的歷程，如同都市變遷一般，有著不堪回首的感慨。如〈旅途愉快〉文中「永恆的愛情是一種神話，既沒永恆的愛情，就回到現實的需求，我需



台北車站／聯經／2000.5



要一盞燈光，屬於家的燈光，在我被工作榨光時，可以到那燈光下暖一暖」「一個女人在婚姻裡覺得索然無味，不是因為她是個索然無味的人，是因為傳統婚制度限定了妻子所該扮演的角色阻礙她發展自我的生活樂趣；制度給妻子一把椅子，一旦離開那位置就踰越了妻子的角色」。在〈屋頂的花園〉裡，女主角因錯認同名同姓的初戀情人後，感慨「城市的燈海淹沒了誓言，她走了十幾年，在原地踏步，找一個名字竟是需要這麼久的時間」。

又如〈早晨〉所述「喜歡笑的妻子，結婚十幾年後，臉上不再有如花蕾初綻的笑容，在她臉上看到庸俗而平凡的神情，和所有湧進市場裡購買生鮮蔬菜的中年婦女沒有太大區分」「妻子慣常沉默，好像把話都吃到肚子裡，那些原該說的話把她身材撐胖了」。〈行李〉裡的李姐說「在我們那個時代，和男朋友在一起還會考慮要不要獻身，獻了身後，男朋友也不見得變丈夫，身體貞操算什麼？過了清純少不更事的年紀，就會了解身體應該帶著娛樂的功能——趁它還能用並且有價值的時候」。〈酒店〉中「妻子說：『你問了這個人、那個人，就是不問我，連問題也不回答我。』他很習慣她在身邊成為一種聲音，隨時隨處都可以聽到，他累得不想多話時，也不會想去應對那個聲音」。

在小說中有幾個場景，充滿對人生際

遇的揶揄，看了不禁令人莞爾。好像「春花夢露」裡的女主角春花穿著仿瑪麗蓮夢露穿的艷紅洋裝，塗上綠色眼影，配上紅色高跟鞋和紅色皮包，把雙眼一瞇，就自覺有了夢露的氣質；連刀叉都不會使用的經驗，卻膽識過人的和一個在健身房邂逅的某企業經理在五星級飯店約會，當下可以想像那男人見到她時目瞪口呆的模樣。到用餐結束，男人碰都沒碰她一下，讓她悵然若失，這可是她又驕傲、又炫耀的裝扮呢！最後，她還回到夜市向擺地攤的姊妹派示威——我跟你們是不同貨色的。

在〈結婚〉的段子裡，男人理性的為「為什麼非結婚不可？」找答案，女人卻只因為相信「曾經姻緣際會」的單純理由，而認定「上輩子的緣份，我一定要嫁給你」。當男人還在消極的不解這荒唐的想法時，女人已經又找了另一個「有錢、體貼、積極」的男人嫁了；但女人「當然」還是肯定的把「上輩子的緣份，我該要嫁給你」的理由放在第一前提。

最後一篇〈套房出租〉裡的鯨夫把房間分租給一對如玫瑰和茉莉的姊妹花，讓他單調的生活，在香水和開襟睡衣間變得輾轉恍惚，然而在「美人計」與一段唱作俱佳的「苦肉計」之後，上演了一齣「空城計」，讓這個原本以為又重拾生活樂趣的禿老頭，活生生的被這兩朵美麗的「賊花兒」擺了一道。故事就在「套房出租」

限男性，無炊」的招租告示中落幕。

有些生活的無奈，在沉潛後微微升起，作者一針見血的看到現實，卻又含蓄的讓讀者嚐不出腥味。「丈夫與妻子在眾人間的親暱舉動原值得鼓勵，社會學家會說那是維持社會和諧的基礎」〈旅途愉快〉。「習慣舊車站的人們從幽暗的地下月台走出來，在大廳的東西南北四個出口找不到哪個才是自己該去的地方，年輕人卻快速的從寄物箱取出自己的背包，大步跨向每日走慣了的出口」〈台北車站〉。「日子有點像在拉彈簧，重覆的拉過來拉過去，固定的節奏，慢慢的拉出鬆弛的疲乏」〈早晨〉。「他的客人大多純良而有品味，喜歡藉著一點酒精和菸的混合作用，談論城市的風雨陰晴。他從他們的談論裡看到城市眾生相，看到自己有一張因生活方式固定而顯得有點冷漠呆板的臉孔」〈酒店〉。

本書是藉台北車站的重生風貌，串連出一個變遷的城市的眾生相，因此在窺見「人」的生命之前，交代時代背景及時空主軸的第二篇〈台北車站〉一文，若能在全書的開場，成為一個楔子的角色，將更能令讀者愈讀愈入味；而後面三篇較具詼諧性的短篇〈春花夢露〉、〈結婚〉、〈套房出租〉，若能穿插在其他各篇中閱讀，也可帶給讀者更活潑的故事架構，就像平凡的生活中，偶爾也會出現一些脫序、凸

槌，未嘗不是為嚴肅的生活節奏裡，播放一首輕音樂。